

黃寬重 著

宋史叢論

新文豐出版公司 印行

黃寬重著

宋史叢論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中華民國八十二年十月台一版

宋史叢論



版權

所  
有

著者　　平裝一冊基價  
精裝一冊基價  
九·二四元

公司：臺北市雙園街九十六號  
電話：三〇六〇七五七、三〇八八六二四  
門市部：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二十號八樓  
電話：三四一五二九三、三四一五二九四  
台北郵政三六五四三信箱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六四四二六號  
郵政劃撥：○一〇〇四四四二六九號

(如有破損・歡迎寄回更換)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宋史叢論／黃寬重著. --臺一版. --臺北市  
：新文豐，民82  
面； 公分  
ISBN 957-17-0914-X (精裝). -- ISBN 957-17  
-0956-5(平裝)

1. 中國 - 歷史 - 宋 (960-1279) - 論文，講詞  
等

625.1007

82007954

# 自序

這本論文集是我近三年來發表的十八篇學術論文與通俗作品結集而成的，依性質可以分成三個部分。

論著方面，書中所收的六篇論文，都是延續我幾年來所進行的專題研究。多年來，我的研究焦點是南宋地方武力，但這方面的資料非常分散，一時無法全面討論。因此，我在蒐集地方武力資料的同時，也注意南宋政局變動、典籍文獻的版本、補遺及中韓關係等問題，陸續寫了一些文章。書中二篇以馬擴、秦檜為中心的論文，是想藉由人物研究，來瞭解兩宋之際及南宋初期政局變動的情況。馬擴奉信王榛南下向高宗乞援兵，是他一生事業中極大的轉折。業師陶晉生教授早有文章討論信王棒抗金始末。近年大陸學者屈超立先生，據《靖康稗史箋證》的記載，撰文檢討此事，認為信王榛與趙宋宗室同時被俘北上，未曾參與五馬山的抗金活動。我參酌史料、檢討史事後，覺得屈先生的論點固可備一說，但在尊重《要錄》等史籍記載的

情形下，接受陶先生的觀點。胡銓也是我討論此一問題時，頗感興趣的人物，但經過初步研究以後，發現胡銓的著作牽涉到較複雜的版本與文獻補遺問題。於是，我一方面花費較多的心力，從《澹菴集》以外的典籍文獻中去輯補胡銓的著作；一方面則討論《澹菴集》的版本問題。在探討版本時，意外發現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傳斯年圖書館庋藏一部善本《四庫館進呈書籍底簿》，書中所收錄的資料，可補目前流行甚廣的《四庫採進書目》記載的不足，因此寫成《〈胡澹菴集〉的傳本與補遺》及《〈四庫採進書目〉的補遺問題》二篇文章。《南宋兩浙路社會流動的考察》一文，原是我參加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五年計劃「中國近世社會之構成」的研究專題之一，曾花費了二年的時間，廣泛蒐集南宋兩浙路的人物傳記資料，然而由於資料過於龐雜，整理、核對、考證、統計不易，又受到篇幅及個人研究興趣的限制，未能深入分析，只能就所蒐集的資料，進行簡要的討論，屬於初步考察而已。宋代中韓文化交流是中韓關係史上重要研究課題，前輩學者有不少研究著作，不過，多集中討論中國對高麗的單向交流與影響。我整理宋代中韓文獻時，發現當時兩國的文物交流是雙向的，於是寫成《宋代中韓文物的交流》一文，除了修正前人的研究觀點外，也可以補充我以往側重討論中韓政治、外交關係的不足。

研究討論方面，書中所收的六篇文章，是我一年半來陸續完成的。其中大部分是我於民國八十年夏至八十一年夏，在哈佛大學訪問研究期間，利用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及普林斯頓大學葛斯德圖書館所藏中文資料寫成的。〈海峽兩岸宋史研究動向〉一文，原是八十年六月在韓國「中國學會」及忠南大學所做的報告，到哈佛大學後，利用其圖書資料寫成初稿，曾在哈佛大學東亞系包弼德教授（Prof. Peter K. Bol）家中舉行的討論會上報告，與會的唐宋元史研究者提供了不少寶貴的意見，我根據他們的意見加以修訂。在這些朋友的鼓勵下，我接著蒐集中國大陸學界檢討整理宋代典籍的文章，在短暫的時間內，蒐集了五百多篇相關論文，據之寫成〈典籍增輝〉一文，由於所用的資料不及全數之半，要以此作為檢討與回顧整理宋代典籍的情形，自然難以全面而且深入，也只能算是拋磚引玉的初步探討而已。在這些研究討論的論文與書評中，都有我不成熟的意見，但願有助於初學者瞭解當前宋史研究的概況與問題。

至於六篇雜文，則是最近為通俗性刊物所寫的短文，希望引起史學界以外的朋友對歷史的興趣，這種寫作方式的文章，與本書其他主題似不諧調，但對我而言，是新的嘗試，也自有它的意義，就毅然地收入書中。

這本論文集是匆促間決定出版的。今年七、八月間，我爲了推動一項研究計劃，與哈佛大學包弼德教授一齊訪問中國大陸幾個宋史研究的重點機構：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河北大學、四川大學、武漢大學、上海師範大學等，並邀請了山西大學、四川師範大學、湖北大學、華東師範大學及杭州大學的教授與我們見面。在近二十天的訪問、座談中，使我們對大陸宋史研究者與研究情況有進一步認識，也加強了推動學術交流與合作的信念。我的若干論文既對海峽兩岸的研究狀況有所介紹與評論，自然希望得到大陸及海外學界的回響與批評，結集成書比較方便閱讀，這是促成出版的動機之一。此外，今年夏天，我突然決定調整自己的生活習慣，暫時離開一向單純、以筆耕爲主的書齋生活，轉到新竹，開始面對一羣活力無窮的史學新秀，負起授業、解惑的任務，這樣的改變，對我而言，無疑地是一項考驗，我的生活作息和心態都必須有所調適。在面對改變之際，將部分舊作整理出版，也是很有意義的事，這也是促使我出版本書的另一原因。然而，這麼冷僻的學術性論著，是很少有出版的機會的。我這一出版的動機，如果沒有得到新文豐出版公司高友釗先生的慷慨協助，是無法實現的。因此，本書得以順利與讀者見面，首先要感謝高先生的玉成。

十幾年來，我可以全心投入研究，完全是內人黃錦香女士在工作之餘，全心處理家事，照顧小孩及我的身體，使我無後之憂所致。爲了我職務的更動，今後數年間，她勢要付出更多心力料理家務，所以我除了深深感激之外，也常覺歉咎。幸好，兩個小孩日漸成熟懂事，尚知向上，可以稍稍減輕我內心的不安。陶晉生、王德毅兩位老師的鼓勵與鞭策，好友杜正勝教授、邢義田教授、梁庚堯教授、柳立言博士、劉靜貞博士曾經讀過這些論文的全部或部分，並提出寶貴的意見。好友何大安教授爲本書題簽。郭佳蕙、黃莉惠兩位小姐協助我校對本書，在此一併致謝。出版之前，雖對論文內容有所修訂，也改正了若干錯誤，但時間匆促，錯誤在所不免，敬請師友與學界先進指教。

黃寬重

民國八十二年十月十四日  
於清華大學自強樓

# 目錄

自序  
論著

· 目 錄 ·

## 研究討論

一、馬擴與兩宋之際的政局變動	一
二、秦檜與文字獄	四一
三、南宋兩浙路社會流動的考察	七三
四、宋代中韓文物的交流	一〇五
五、《胡澹菴集》的傳本與補遺	一四五
六、《四庫採進書目》的補遺問題：以淮商馬裕呈送書目為例	一九三
七、海峽兩岸宋史研究動向	一一三

雜俎

八、典籍增輝——中國大陸學界整理宋代典籍的回顧 ······	一五五
九、南宋史研究與教學的幾個議題 ······	二九三
一〇、評介張邦偉：《婚姻與社會·宋代》 ······	三一
一一、評介龔廷明：《宋史職官志補正》 ······	三二五
一二、評介胡昭曦主編：《宋蒙(元)關係史》 ······	三三七
一三、宋代宮廷的新年生活 ······	三五五
一四、時代與臉譜：漫談歷史人物的評論 ······	三六五
一五、扭曲的臉譜：從台奸、漢奸問題看歷史人物評論 ······	三六九
一六、從科舉取士到榜下擇婿 ······	三七五
一七、維護國家利益的外交家——富弼 ······	三八一
一八、韓國「事大主義」下的外交政策 ······	三八五
本書各篇論文刊登表 ······	三九一

## 馬擴與兩宋之際的政局變動

· 馬擴與兩宋之際的政局變動 ·

馬擴是亂世中崛起的英雄人物，一生充滿傳奇和坎坷。他出身武舉，在宋朝承平時，這樣的出身背景，是很難在政壇上嶄露頭角的。但在兩宋交替的危亂之世，他憑藉個人才能，因緣際會地參與了聯金滅遼的外交活動、宋金戰爭、領導淪陷區的義軍抗金、苗劉之變、平定內亂以及宋金和議等，幾次與北宋覆亡宋室重建關係重大的軍政要事。以其卓越的能力和務實的性格，得以在惡劣的環境下，發揮長才，贏得尊重。但耿直而不迎合時好的個性，又使他難以適應詭譎多變、爾虞我詐的現實政治環境。因此，固然在變動不拘的亂世中經歷過出使、領軍、入獄、被俘、謫居等生命歷程，當政局平穩時，仍只是政治權力外的一個孤獨客而已。他在軍政、外交方面，都有傑出的表現，卻未獲重用。終其一生，都居幕職和地方官，沒有權傾一時的政治權力和特別顯赫的官銜，以致《宋史》無傳，生平事蹟鮮為人知。

本文的目的，是要探討馬擴多彩而坎坷的政治生涯，並透過他的一生，來觀察

他所處的兩宋交替之際內外政局的變動。由於史料殘缺，連他的生卒、年歲都無法確知。不過，他所著的《茅齋自敍》一書，被徐夢莘收入《三朝北盟會編》中，得以大部份保存。這本書不僅保留許多宋遼金交涉與女真崛起之初中國政局變化的重要史料，也留下他一生主要活動事蹟。本文利用《茅齋自敍》和南宋史籍，結合近人研究成果。依時勢發展分成三節來剖析馬擴一生與他所處的時代，以就教於學界。

## 一、前言

兩宋之際，是中國歷史上一大變局。承平百餘年的趙宋帝國，到徽宗時，突然面臨金興遼衰的新局面，宋朝君臣爲了收復燕雲故地，興起聯金滅遼的冒險行動。由於應付無方，昧於時勢，雖然滅了遼國，卻招來新崛起的金人的輕視和敵視，由聯盟而交惡，以致兵戎相見，造成徽、欽蒙塵，宋室南渡的慘局。

在政局驟變的時代裡，曾經權傾一時的風雲人物，像徽宗、欽宗、蔡京、童貫等人，由於應變無方，都被時代的洪流所淹滅。相對的，本來在政局中無足輕重的一些人，像高宗、李綱、趙鼎、岳飛、秦檜等人，卻因緣際會，乘時崛起，創造時勢，成了新時代的掌舵者。這二種人，不論命運如何，卻都由於曾有尊貴的權位和

顯赫的功勳，得以留名青史，成了只重視君王將相的傳統史家討論的重心。另外，還有為數不少的英雄豪傑，他們沒有顯赫的背景和特殊的際遇，憑著熱忱與膽識，在亂世中奮起，或獻身救亡、抗敵，或為重建、鞏固新政權而盡力，是動盪時局中一股穩定的力量。他們不像上述二種人，對當代與後世形成立即而明顯的影響，以致史冊上不留鴻爪，為後世所遺忘。其實，他們在延續宋祚與締造新局中貢獻不少心力，透過他們多彩多姿的人生歷程，可以反映歷史人物奮鬥過程與成績，也可以經由他們的活動，掌握大時代的脈動，對變動的時代背景有更真確與多樣的瞭解。

馬擴是亂世中崛起的英雄人物，一生充滿傳奇和坎坷。他出身武舉，在宋朝承平時，這樣的出身背景，是很難在政壇上嶄露頭角的。但在兩宋交替的危亂之世，他憑藉個人才能，因緣際會地參與了聯金滅遼的外交活動、宋金戰爭、領導淪陷區的義軍抗金、苗劉之變、平定內亂以及宋金和議等，幾次與北宋覆亡宋室重建關係重大的軍政要事。以其卓越的能力和務實的性格，得以在惡劣的環境下，發揮長才，贏得尊重。但耿直而不迎合時好的個性，又使他難以適應詭譎多變、爾虞我詐的現實政治環境。因此，固然在變動不拘的亂世中經歷過出使、領軍、入獄、被俘、謫居等生命歷程，當政局平穩時，仍只是政治權力外的一個孤獨客而已。他在軍

政、外交方面，都有傑出的表現，卻未獲重用。終其一生，都居幕職和地方官，沒有權傾一時的政治權力和特別顯赫的官銜，以致《宋史》無傳，生平事蹟鮮為人知。

本文的目的，是要探討馬擴多彩而坎坷的政治生涯，並透過他的一生，來觀察他所處的兩宋交替之際內外政局的變動。由於史料殘缺，連他的生卒、年歲都無法確知。不過，他所著的《茅齋自敍》一書，被徐夢莘收入《三朝北盟會編》中，得以大部份保存。這本書不僅保留許多宋遼金交涉與女真崛起之初中國政局變化的重要史料，也留下他一生主要活動事蹟。本文利用《茅齋自敍》和南宋史籍，結合近人研究成果。就時勢發展分成三節來剖析馬擴一生與他所處的時代，以就教於學界。

## 二、嶄露頭角

馬擴的生年不詳，他的籍貫也有三種不同的說法（註一），但屬北宋秦鳳路則可以確定。他的父親馬政的早年事蹟與官歷也不詳，大概曾因故責官青州，住在登州牟平。母田氏。擴年輕時正是父親貶官，謫居登州時，隨父在登州讀書。政和七年（一一一七）考中青州州學類試，貢入國學，次年中省試、殿試，為武進士上舍出身，賜承節郎。同榜的有徽宗的三子嘉王趙楷（註二）。旋即受命為京西北路武

士教諭。是年冬天回登州省親，適逢馬政奉宋廷之命，以買馬爲名，渡海聯金，正偕金使李善慶回到登州，準備赴汴京。擴乃隨父親與金使於宣和元年（一一一八）正月到宋京城開封（註三）。這次陪金使赴京，雖屬偶然的機緣，卻是他爾後多姿多姿的一生際遇的開始，也和此後宋金遼三國變幻莫測的外交局勢，結下了不解之緣。

原來，宋遼締結澶淵之盟後，雖有二次爭執，終以和收場，二國之間維持著百餘年的和平。女真崛起後，遼朝備受威脅，不久，燕人馬植從遼境歸宋，上報天祚帝失德，遼政腐敗，遼金戰事相連，萬民塗炭，國必亡。激起徽宗君臣收復燕雲十六州的雄心。童貫與徽宗決意以買馬爲名，與金聯絡，賜馬植姓趙改名良嗣。政和七年，遼朝的漢人高藥師等浮海至登州，登州守臣王師中奉詔擇將吏七人隨高藥師泛海，欲通好女真，未及登岸而返。徽宗懲處這批使臣後，仍欲繼續以向女真買馬爲名，與之結好。專委童貫負責通好女真事宜，所有地方長官不許干預，「如違，並以違御筆論」（註四）。童貫既專主其事，於是令王師中選智勇之士，出任聯金重責。師中拔擢被貶官的馬政，與通曉女真語的呼延慶，隨高藥師等人使金，與女真主阿骨打共議征遼。阿骨打遣李善慶、散覩等人齎國書，與馬政於政和八年（一

一一八）十二月回登州，馬擴才有機會偕使臣赴汴京，參與歷史的盛會。

宋廷有意聯金。宣和元年三月，差歸朝官趙有開和王師中之子王瓊，廣詔書、禮物渡海報聘。不料趙有開死於登州。宋又得知遼金雙方談判，遼封阿骨打爲東懷國王，乃罷使人，只差呼延慶等人以登州牒遣李善慶北歸。二年二月，呼延慶回汴京，上報金遼講和不成，阿骨打發兵攻遼上京。遼金談判既觸礁，童貫亟欲打開宋金交涉僵局，假外援以復燕雲，於三月遣趙良嗣、王瓊至金議夾攻契丹，以換取燕雲舊地（註五）。七月，女真遣使持國書隨趙良嗣至宋，許燕地（註六）。九月，宋遣馬政假武顯大夫文州團練使之名使金，馬擴隨行。這是馬擴第一次至女真。他雖然只是一名隨行人員，但由於善射，而贏得女真首領的信服。

馬擴等人於十一月二十九日抵金廷。宋朝在國書中，約定二國夾攻契丹的時間外，還要求以五代陷遼的幽薊土地與漢民歸宋，宋廷則同意「銀絹依與契丹數目歲交」，雙方設置榷場（註七）。女真首領們對西京之地歸宋一事，意見並不一致，爲了建立共識，暫留宋使。留金期間馬擴和女真首領有所交往。阿骨打曾邀他隨行射獵，擴優異的射箭技術，女真領導者深爲折服，稱他爲「也力麻立」，意爲「善射之人」。雙方建立了很好的情誼。三年初，女真遣曷魯、大迪烏爲使到宋廷議夾